

孔門傳道錄卷之五

明後學海州張朝瑞 輯

明州余 寅 校

孔子世家

按史記諸侯稱世家孟子曰陳仲子齊之世家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世家之義蓋如此然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史記亦稱世家者索隱曰以聖人爲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世家焉鄭夾漈所編

通志略收孔子於列傳今仍依史記稱世家云

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之先宋人也初微子國于宋微子卒弟微仲立
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緡公共
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國讓
厲公何之後遂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
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
孫遂以氏族孔子四十七代孫傳推譜牒曰鄭有孔張出于子孔衛有孔達魏有孔悝出於

姬姓皆非嘉為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始為陬
孔氏後人按杜預蘇轍何孟春俱稱嘉之子金父生宰夷宰

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顏氏從家語古

史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二十二

年也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紀孔子

傳經之家也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司馬遷後出孔子所生之年當從公穀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從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

山為名大明一統志云昌平山在鄒縣東禱於尼

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一統志云尼丘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水鄒

縣界一
名尼山
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從家語六歲為兒

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從孔氏志十五歲志於學適聞孟

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乃憮然而論之曰叔孫

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從人物考十九歲娶宋

开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子鯉生二十

一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按從征記

云闕里背洙面泗一統志云闕里在兗州府曲阜縣西二里即孔子所居之里古魯城也今宣聖廟在焉

充志云魯湯公築茅闕門今稱闕里以是顏路之徒受學焉從孔子通紀二十

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

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陳澔曰餘哀未忘從孔庭纂要檀弓二

十七歲適邾秋邾子朝于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

聞之按杜預謂仲尼年二十八而聞之闕里志謂二

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于四夷

猶信其之邾也遭齊程本子於途傾蓋傾蓋而語終

日甚相親顧子路取束帛贈之從家語韓詩二十九

歲適衛按纂要云適晉學鼓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子於琴已

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

所謬然思焉

謬然深思貌按
謬史記作穆

曰丘迨得其為人矣非

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

葉拱
兩手

薄其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從家語年從
歷聘紀年

三十歲

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

從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

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鬻於是是以餬余口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

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以定其位故孟懿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從左

孔子將觀禮於周敬

叔言於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監子與敬叔俱至

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

聃詳見家語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

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

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

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從孔
叢子周伯

常騫問曰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者必折徑者數傷王肅曰徑輕也志輕則數傷于義倨者不親利者無不敝及去周老聃以言送之反於魯道彌尊矣弟子稍益進焉從家語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

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從史記○年三十五歲

昭公遜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

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善其言竟不

能用景公造孔子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

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

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

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

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從諸子纂訂史記及通紀

四十二歲齊景

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節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

乎魯

從子由古史及通紀

四十二歲是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

亦專季氏嘗囚季桓子盟而釋之故孔子不仕退而

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從朱子纂訂史記

齊有一足之鳥飛

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

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

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

大霖雨水溢泛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從家語編

年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

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見家語四十六歲觀於魯

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

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
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
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
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
損之道也從編年四十七歲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
其中有羊焉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積
大首羊從家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
曰積羊史記

孔子責之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之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
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從古史及編年五十一歲
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從左公傳
山不狃與陽虎同惡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子路
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然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

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遂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又爲大司寇從家語及朱子纂訂史記○按何孟春註家語云孔子年四十七宰中都四十八爲司空五十爲大司寇五十二相會夾谷助祭入太廟每事問從編年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

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予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從左傳家語及編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會所獻酬禮畢齊有司請奏四

方之樂旌旗羽被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舉袂揚言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
有司却之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
中之樂倡優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燬
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景公懼歸告其
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
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
謹龜陰之田以謝過從朱子纂訂史記及聖蹟圖五十三歲初為
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之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
投之無郵至是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

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從通紀五十四歲言於定

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

之城今三家過雉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

以強公室叔孫墮郈季孫將墮費費亂伐之乃墮孟

孫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從左傳及朱子纂訂史記五十六歲由大

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

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

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

治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

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

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從家語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疋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不脫冕而行朱子曰魯世家以此皆爲十二年事宿於屯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於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

邁一身將老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從朱子纂

訂史記及纂要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

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

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

人於是拘孔子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

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既而甲者曰吾初以為陽虎圍之遂解孔子去即過

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有欲與寡人為兄弟者

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帷中再

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從史記孔氏志編年五十七歲衛靈公與夫人

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徐廣曰招搖翺

也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

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去其樹孔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

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從通紀五十八歲吳伐越墮會稽墮壞也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韋昭曰君若為神之主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善哉聖人年從國語註及余有丁本史記註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磬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如仲尼之館問之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磬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從家語史記○

按史記定公卒之歲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歲餘吳伐陳趙鞅伐朝歌楚圍蔡吳伐越隼集陳廷居陳三歲適衛則隼集陳廷在哀公元年明矣左傳亦載吳伐陳等四事在哀公元年但不載隼集陳廷事耳

五十九歲居陳三年會吳楚爭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過蒲反乎衛衛靈公見孔子來喜郊迎然老不能

用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從朱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夫已而已矣孔子聞
 之曰果哉莫之難矣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叛召
 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
 不食亦不果往從古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
 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
 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
 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
 息乎鄆鄉作鄆操以哀之索隱曰此鄆鄉非魯之鄆邑家語云作槃操也曰
 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
 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

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從人考他日靈公問兵

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

行復如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從論語史記○

以上年分並從朱子纂訂史記六十歲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

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

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

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

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事見孔氏誌魯桓公僖公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已而果然

從左傳及編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

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

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

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從史

記編年六十一歲孔子自陳遷於蔡蔡公孫翩弑昭公

從古史及編年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

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從史人

物考孔子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

子路問津焉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

輟從聖蹟圖他日子路行遇荷篠丈人日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

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從史記年從通紀六十三

歲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

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

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

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

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

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

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

後知夫子之德也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

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

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

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

來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

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

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

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
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
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
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
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
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
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
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

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
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
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不
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
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

宰

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爲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

與師來迎然後得免

按絕糧愠見等事據論語在哀

家語史記在哀公六年楚聘孔子於陳蔡之時據昭王將

以書社地封孔子

索隱曰古者三十五家為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

籍朱子云史記謂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楚今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

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從史記通紀

於是

自楚反至陳六十七歲孔子猶在陳嘆曰歸歟歸歟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自陳

反衛

以上並從前編○按史記云六歲自楚反衛通紀有辨

初衛靈公逐其

世子蒯瞶公薨而蒯瞶之子出公輒立晉納蒯瞶而

輒拒之國人多予輒孔子既至衛而弟子疑所予冉

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

輒也時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問治衛所先孔子

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他日孔子曰魯衛之政兄

弟也

從朱子纂訂史記

是年孔子夫人升官氏卒

從編年

六十

八歲冉有帥師敗齊師于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蒞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

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

高粱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

延惟以永嘆涕淚潺湲

從人考物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

而反乎魯

索隱曰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從史記

哀公問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

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

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聞儒行孔子

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

也哀公命席乃詳告之語在儒行中季康子問使民

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從古史○已上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
孔子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
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
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年從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弔適季氏季氏
左傳

不綽

綽音問喪冠也

孔子放經而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

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從左傳家語

然魯終不

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

書缺乃刪詩定禮正樂敘書翼以垂世教於將來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從朱子纂訂史記年從通紀

是年子鯉卒從編年七十歲顏淵死孔子哭之慟孔子

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不敢嘗子路請禱孔子

不許子路又使門人爲臣孔子病間責之

從通紀

七十

一歲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

不祥以賜虞人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

從季氏私考

齊田恒弑其君孔子齋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從論語古史七十二歲是時孔子著作既成敘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世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至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蓋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復因魯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絕筆蓋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雖有春秋無所復施故以獲麟終焉其實田恒三晉自是起

也孔子之於當世其志見於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從古史通紀何休公羊傳序時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

之言道子與說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

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

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

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從家

語通紀冬子路死於衛從左傳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

於門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

聞之曰太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

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

能宗予予始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

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日也左按

傳史記俱稱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巳無可疑若從公穀生於魯哀公二十一年巳酉則七十四

歲今闕里志等書俱從史記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故稱七十三歲云宋景濂曰哀公十六年乃壬

戌歲是歲四月戌申朔有乙丑而哀公誅之葬魯城

北泗上

在今曲阜縣西北八里

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

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居者百餘室命曰孔里世世相傳春秋奉祠不絕雖帝王亦以弟子禮事之從古史孔子少好學而無常師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以及萇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無不從學故世之知之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而孔子亦自謂少賤故多能鄙事然非其所以爲孔子也所以爲孔子者人不盡知而孔子蓋略言焉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予一以貫之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雖鄙夫有問空空如也必叩其兩端而竭焉至語其極也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仲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平生僅一試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然天下終莫之知則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至其甚也則欲居九夷乘桴以浮于海以
示中國莫與立者而非其誠言也道既不行遂脩六
經以貽萬世而萬世始不爲長夜矣宰我曰夫子賢
於堯舜真智足以知聖人哉從古史兼論語史記通紀孔子生鯉
鯉生伋各有傳伋生白齊威王召爲相不受生子求
楚召不仕求生箕爲魏相箕生穿楚魏趙交聘不就
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論語穿生謙史記作慎又
名斌爲魏安釐王相秦召不行後魏景王封爲魯文
信君生三子鮒騰樹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
以至九世始有三子鮒該通六藝秦始皇召爲魯國

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秦焚書鮒與弟騰藏其家
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隱於嵩山教弟
子百餘人後爲陳王涉博士卒於陳著書二十餘篇
名曰孔叢子子隨四傳至吉承殷後爲宋公吉生何
齊何齊生安皆襲爵後嗣絕鮒弟騰漢高帝封爲奉
祀君惠帝時遷長沙太守騰生忠宋史孔宜傳曰騰生正字季忠文
帝徵爲博士封褒成侯忠生武爲臨淮太守武生延
年博覽群書武帝時爲博士遷大將軍延年生霸元
帝初以帝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
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霸生福福

生房俱襲封關內侯房生均初名莽平帝時改封褒
成侯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莽敗失國均生志光武
拜大司馬建武中襲封志生損和帝徙封褒亭侯損
生曜曜生完完無子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元
年以完母弟讚之子羨為宗聖侯羨生震晉武帝泰
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撫生懿
襲封東晉時懿生鮮南宋文帝時襲封闕里志云改
封崇聖侯未
知何鮮生乘北魏孝文帝延興初舉孝廉二年改封
崇聖大夫乘生靈珍授秘書郎太和中改封崇聖侯
孔宜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
傳

侯北後周靜帝進封鄒國公渠生長孫長孫生嗣愨
隋文帝時應制登科仕至太子通事舍人煬帝時改

封紹聖侯按聖裔考以懿鮮等封於南朝者為南宗

乘至嗣愨封于北朝及隋者為北宗而於
所謂鮮生乘嗣愨 嗣愨生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

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崇基生璿之玄宗改封文宣

公璿之生菅萱生齊卿齊卿生惟晳惟晳生策明經

及第策生振狀元及第振生昭儉遭亂失爵昭宣帝

天祐二年授泗水令為偽孔末所害昭儉生光嗣光

嗣生仁玉善六藝尤精春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得

嗣爵闕里志云光嗣為孔末所害程氏考 入宋而卒

仁玉生宜十歲能屬文太祖時詣闕上書太宗時遷
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見儒林傳宜生延世延世生
聖祐俱襲封文宣公聖祐無嗣以叔父延澤之子宗
愿承襲仁宗時改封衍聖公宗愿生若蒙若虛若愚
若蒙哲宗時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繼若虛
卒仍以若蒙子端友繼之徽宗時仍爲衍聖公高宗
建炎初從帝南渡居於衢端友生玠紹興二年襲封
衍聖公於衢玠生楷楷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
洙凡六世襲封於衢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洙奉旨召
赴闕辭爵於居曲阜者授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

校事卒無子初端友之南渡也

金太宗天會中

以若蒙次

子端操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端操生子瑄璠璠爲齊

劉豫阜昌二年襲封齊廢金天眷三年復封之璠生

拯拯無子以弟揔繼揔生元措金章宗明昌二年襲

封元太宗因之元措無子以姪之固子湏繼之固乃

元措毋弟元紘子也其權襲封於魯者亦六世湏又

無子而端操之後絕若虛後亦絕於是襲封者歸於

若愚之後矣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

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初元措從金宣宗遷於汴

擬元孝之弟元用攝祀事遂權襲封歷子之全孫治

皆襲封而元孝三世以嫡長不與爭人稱至德焉浣
生思晦舉孝廉仁宗延祐三年用廷薦始襲封思晦
生克堅博學尤善樂府克堅生希學 國朝洪武元
年朝京師

上問歷代治亂條對甚悉希學生訥仁孝能詩篆訥
生公鑑篤學公鑑生彥縉彥縉生承慶善詩未襲爵
而卒承慶生弘緒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弟弘泰襲勤
學好士弘泰卒仍以弘緒子聞韶繼聞韶生貞幹貞
幹生尚賢尚賢生胤椿自孔子至胤椿凡六十五代
此特紀其宗子之襲封者耳其餘本支繩繩既多且

賢不可勝紀蓋聖人教化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

云

從孔宜傳孔庭纂要闕里志等集
叙聖裔程敏政聖裔考與此異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
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
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
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
銘勒防叔來奔陬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

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孔門傳道錄卷之五

孔門傳道錄卷之六

明後學海州張朝瑞 輯

明州余寅 校

列傳一四配

孔子家語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

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說告語也觀之

以禮樂觀示也然後成之以文德成如成人之成所謂

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學之教也時教

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

也子思述孔子之學必始於詩書蓋升堂入室者

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

聞其行去聲下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諷誦

尚遺文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

不以貧自累也使其臣如借使其臣如所借之不遷怒不

深怨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是冉雍之行也不畏

彊禦不侮矜寡矜與同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

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路

好勇雖學於聖人之門而氣質未盡變也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

藝省物而勤也藝有六禮樂射御書也是冉求之行

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人之德恭則近

禮勤則有繼已能者可以不忘而未能者可以有

之教故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

借述之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

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將命其間擯猶助也篤雅而有節齊莊能肅是

好禮故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赤也東帶立於滿而

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敦其於人無所

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浩之氣孟子記曾子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

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

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

故不侮於人不喜故不佚於己不傲無告傲猶是顯孫師之行也

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伐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不傲夫子以其仁為大句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

下接若截焉截然各有其體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

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

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則已有成筭也故動

則不忘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

但思仁公言則見於事義以制事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

玷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圭瑞玉上圓

下方有爵者所執玷缺類也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

以為異士異眾之士論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

戶未嘗越履所履之迹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行必正故也啓

蟄不殺蟄藏也啓蟄謂昆蟲之藏者開戶而出也月令正月蟄蟲始振方長不折

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動始出謂之萌寢長謂之芽執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爲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

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答曰不然見齒蓋謂笑記曰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以言

為見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

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也賜也固不足以知賢何

復聖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

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西二里有故陋巷井宅

其先出自

黃帝之孫晏安為曹姓國於邾其裔邾武公名夷甫

字伯顏春秋時為魯附庸子友別封郕為小邾子遂

因父字顏為氏族最蕃衍世為魯國卿大夫詳見陋

巷志至無繇娶齊姜氏以周景王三十二年戊子之

歲當魯昭公二十九年十一月丙申生顏子少孔子

三十八歲

從孔子通紀○家語史記俱作少孔子三十歲

天資明睿聞一知

十甫成童即從游于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

詩書禮樂于魯及門受業者甚眾自有顏子而門人

日益親益親夫子家語通紀。孔子由魯中都宰為司空司寇

定公十四年乙巳攝相與政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遂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

為陽虎而拘之顏子與難既解過蒲反衛靈公問陳

孔子不對去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楚

子與師迎然後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

子西不可且以顏子輔相才沮之乃止反魯潛心仲

尼安貧自樂通紀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

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

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

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也高士傳孔子北游於農山王肅曰農山在魯地韓詩

外傳作景山又作戎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

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于

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却

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

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瀆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

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

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

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

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家語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故顏子有問孔子告之者不同羣弟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蓋天德王道備于斯

云孔子稱之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蓋孔子嘗察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故告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子之稱回常以爲不可得而回之嘆夫子亦以爲不可及也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莫由也已故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意本古史

顏子年二十九而

髮白三十二早死迺敬王三十八年己未之歲當哀

公十三年八月丁巳也

通紀

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哀

公弔焉

諺

其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贊易至豫六二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

貳過也

古史

曾子追思之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家語云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孟子曰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之陽

有顏子墓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享先聖高

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

太師玄宗開元十三年追封兗公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兗國復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蘇子由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

之賢者眾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

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旣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宋王旦贊曰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庶幾覩奧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世系

顏子生歆歆生儉儉生威俱魯大夫威生芄芄生億億生咭俱下大夫咭生卸秦大夫卸生譽舍人譽生產項羽聘之不受產生異漢大夫異生愚卿士愚生達大夫達生肆一作肆書傳作駟武帝時尚書郎肆生衷一作忠鞏令衷生凱張禹薦於朝凱生邃郡上計吏邃生龠州舉茂才龠生綽綽生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準生阮舉有道不起阮生亮郡功曹亮生敷州舉茂才二子斐盛斐京兆尹有善政二子魯歡無傳盛漢尚書郎魏關內侯始自魯國徙居瑯邪臨沂盛生欽明詩禮易尚

傳通錄 卷之六
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爵葛繹縣子謚曰貞欽生
默襲葛繹縣子三子畿輦含長次無傳含歷官光
祿勳晉成帝美其素行加右光祿大夫致仕謚曰
靖含生髦惇於學行襲爵西平縣侯加秩光祿勳
謚曰定髦生絀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絀生靖
之御史中丞靖之生騰之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巴
陵太守二子興之炳之興之安寧太守生子登梁
鄱陽王府郎中令無傳炳之歷奉朝請員外散騎
常侍生子見遠博學有志行正色立朝高祖受禪
不食發憤痛哭而絕武帝恨之曰我自應天從人

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如此歷治書御史
兼中丞見遠生協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撰晉
仙傳日月災異圖文集等書事具梁書生子之儀
之奇之推之儀周同麟趾學士御正大夫平陽縣
公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書又拒之出爲集州
刺史新野郡公事具周書二子道昶無傳弟之奇
亦無傳次弟之推隋太子文學著家訓二十篇寃
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三十卷事具本傳
之推生思魯博學善屬文尤工訓詁嘗與劉臻講
論經義臻屈服焉唐拜儀同秦府記室思魯生師

古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琅邪男遷秘書少監奉
詔校定經史修五禮成進爵子終秘書銀青光祿
大夫弘文崇文兩館大學士從征遼道卒諡曰戴
師古生趨庭吉州刺史趨庭生尚賓下邳令尚賓
生鼎鼎生迨迨生傳贄傳贄生旻旻三子長君則
無傳次君佐君雅君佐金鄉丞子文威五代時隱
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於世文威生承祐
承祐二子長崇德無傳次仲昌宋太宗淳化二年
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仲昌生太初南京國
子監說書號鳧嶧先生文集傳于世太初生復東

魯名儒嘗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訪
有道儒士京東部使者以復應試命爲校書郎知
永康縣擢太常博士乞詔禮官考正祀典遷吏部
員外郎時孔宗翰乞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一
曰專其祠享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
司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元祐中爲
起居郎兼侍講以天章閣待制充國子祭酒卒以
次子岐執政贈太師生六子嶢岐嶠嶠嶠嶠承
務郎此支自嶢以下建炎時俱南徙而君雅一支
世居陋巷故宅君雅二子文蘊文鐸文蘊生涉父

子鄉貢進士涉四子俱無傳文鐸生衍戶部尚書

衍生櫻櫻生端端生繼進士繼生昌昌生擎擎生

价价生順順生寶寶生椿椿生之美元東明縣尹

之美生池三氏學教授池生拳拳生希仁希仁生

議 國朝成化中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初景泰二

年授希惠翰林院五經博士後議生公鉉鉉生重

德重德生從祖從祖無傳以重禮長子肇先嗣俱

襲職重禮係何人子未及考肇先生嗣慎見陋巷兖州志

等集

宗聖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魏王肅曰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索隱曰當

時更有北武城故言南○兖州府志曰今費縣西南

八十里有南成山其阿有武城武城寺斷碑尚存

春秋時曾子居武城即此又說苑云魯人攻費曾子

辭于費君曰請出姑無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甘

茂之言曰曾子居費之武城又後漢王符論曾子葬

父南成山唐章懷太子註云南成在今費縣西南合

此觀之則曾子費人也兖州府志又曰今嘉祥縣南

有南武城即子游為宰之處後改為阿城遺址尚存

又嘉祥縣志曰南武城即今本縣遂山社地也又嘉

祥縣知縣馬應龍曰今按武城有南北屬臨清隸

齊南屬嘉祥隸魯今觀南武城山澹臺山與澹臺河俱

在嘉祥境內則嘉祥為南武城益明矣其先出自夏

合此觀之則曾子嘉祥人也未知孰是

后氏鄫子之後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太子巫

請屬于魯以為大夫事見春秋傳巫以喪國邑故乃去鄆旁為曾遂以曾為姓嶧志巫生夭天生阜阜生點

曾氏題疏點生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孔子自蔡如葉至

楚參時年十六曾點即命往楚從游焉自楚至衛反

魯事孔子凡十餘年通紀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

作孝經其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鉏瓜而傷其根父撻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

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為卿參曰食人之祿則

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

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

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曾皙嗜

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

也家語古史曾子為行甚篤立志甚厲日加三省動必求

諸其身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

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載小戴記曾子問篇孔

子以其精察力行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人物考

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又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古史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闔弗內也二子入其廐而修容子貢先入闔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闔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檀弓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志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爲不可乃止及親既沒乃適齊

齊大夫禮贈之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逮至晚年道日益高大而子思公明儀公明宣單居離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通紀有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又告其子元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夫華少實多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苑名門弟子啓手足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

傳道錄 卷六
大夫之簣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
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
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
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檀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
烝小物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
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
甫之放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知得免於非

乎孔子之孫子思學于曾子而孟子學于子思二子
之立志行義大放曾子數稱其言云古史曾子著書十
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

道作傳十章皆傳于后世見大學大戴禮漢藝文志又隋經籍志載曾子二卷

注目一程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

二人也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
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
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
氣象卑終不類道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南武山南
有曾子墓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睿宗太極

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子廟庭
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郕
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成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
郕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宗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蘇子由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
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
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
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
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
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
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

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明陳鳳梧贊曰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世系

曾子生元申華三子皆賢公行子之之燕遇元于道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也

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嶧志元生西與或人問答之言見孟子西

生欽欽生尋尋生羨羨生遐遐生偉偉生樂前漢封都鄉侯樂生浼浼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漢末王莽篡逆恥仕遷豫章廬陵郡之吉陽鄉卽今吉安府永豐縣遷鶯鄉地名睦坡也據生闐闐生植植生耀耀生培培生德德生珣珣生渙渙生梓梓生颺颺生端端生鉉鉉生海海生橫橫生興興生隆隆生鈞鈞生謀謀生丞丞生珪珪生寬寬生莊莊生慶慶生禘駢禘生輝輝生四子

傳道錄 卷六
崇鼎崇德崇鄴崇禎三子之後流離無踪惟崇德
傳三代孫中行徙居古巷五代孫朝陽仍居睦陂
次孫載陽徙居新陂是爲龍潭之祖傳十二代孫
晞顏宋末爲監察御史生雷順德裕吳申並仕元
雷順爲萬載縣尹德裕爲翰林直學士吳申爲應
奉翰林文字德裕嘗建武城書院于龍潭地方自
推賢者一人主領教事置有祭田百畝吳文正公
澄爲記德裕曾孫是爲 國朝學士榮副使鼎傳
生見充永豐縣學生員嵩袞兄弟等駢生耀遷居
木塘耀生崇範唐拜太子洗馬東官使崇範生延

膺延膺生碩碩生承昌承昌生萬敵萬敵生公整
公整生九思九思生文傑文傑生好古好古生尚
忠尚忠生敬甫敬甫生元德元德生价翁价翁生
汝霖汝霖生崇文崇文生利賓利賓生輔世輔佐
輔志輔志生德胄曾氏題疏云利賓生輔智輔智
生德胄與充志異德胄生奮用奮用生質粹
國朝正德間山東僉事錢宏訪得曾子之後一人
於嘉祥深山中未請於 朝後竟湮沒嘉靖十二
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 准訪求曾氏嫡派得
嵩袞兄弟以生長南方不樂北徙惟質粹肯行至

十八年授質粹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從曾氏題
疏兗州府

志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孔叢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初孔子之道傳於曾子至是子思師事之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

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人物魯

繆公尊禮子思亟見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繆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標使者拜而不受曰今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

襲淫寵相傾乃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

也遂不受山東志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

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

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

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檀子

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

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

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人物考去之齊已

而自齊適衛志值縣子問禮焉曾申問曰何以不仕

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

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貧甚而自若

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山東志

按孟子曰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臣也微也據此則子思

嘗仕於衛矣嘗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

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

君之君臣乎

通已

而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

志子思之母死於衛赴

陳皓曰告死曰赴與計同

於子思子思哭

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

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

何爲哭

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吾何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子思出妻死而不

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伯喪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

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

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

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檀弓子上雜所

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

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

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孔叢漢藝

文志曰子思著書二十三篇隋經籍志曰子思子七卷未詳或曰子

思年十六困於宋國作中庸人物考楊龜山曰子思之

學中庸是也薛應旂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

殆昉於此與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

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史記

云年六十二闕里志作年及百餘歲卒今兩存之葬

於祖墓南十步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沂水侯大觀

二年從祀先聖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

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 國朝嘉靖九

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弘治中設博士一員掌其書院

真西山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
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
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
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
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
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
宮黜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義禮之實則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
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

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
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
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聖門人物志贊曰閒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
闇然日章發揮中庸眎祖有光入德樞要治道權
衡

亞聖孟子

孟軻字子車

漢書注

一字子輿

正義

戰國時騶人

朱子曰騶亦作

鄒本邾國也鄒縣志曰魯繆公改邾為鄒嶧山亦改為鄒山即今山東兗州府鄒縣魯公族孟

孫之後也

漢趙岐說

受業于思之門人

朱子曰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

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按朱子云自孔子沒後至孟子游梁時方一百四十

餘年而孟子已老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孔子沒時子思子年幾三十歲孟子親從受業為是孔

叢子王邵所載有據而史記云受業於門人誤矣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

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

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

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

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嘗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孔叢子孟子之學一以孔子為宗嘗曰孔子聖之

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闕於事情按史記孟子至梁乃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當梁惠王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

也梁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孟子游事齊梁可據者惟此耳古史則曰前後至齊中間至梁充志則曰前至梁後至齊又齊人伐燕孟子書曰宣王時事通鑑曰宣王十九年史記荀子等書曰湣王十年俱未知孰是故不敢錄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

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

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

伐為賢蘇轍曰秦儀軫衍之徒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

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

漢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未詳韓子曰孟子非軻自著軻沒其徒記之○

從朱子纂訂史記

故求觀孔子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韓子曰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于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朱子曰至當作聖羅欽順曰孟子之學亦自明

而誠知言養氣是也

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

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

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

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

有迹孟子其迹著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朱子曰孟子似伊尹王元美曰孟氏之告君也則旁引而達之程氏之告君也則逆折而闕之噫非孟吾誰與歸宛委餘編云孟子年八十四或有所據今鄒縣東北四基山之陽有孟子墓宋神宗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七年詔配享孔子元文宗至順元年贈亞聖公 國朝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宋理宗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旣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世系

孟子生罍字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趙岐註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朱子亦以爲弟三遷志以仲子爲子罍爲孫未知孰是罍生寓寓生舒漢高祖九年爲雲中太守愛士卒士卒戰死者數百人田叔稱爲天下長者文帝曰賢哉孟舒復名守雲中舒生之後之後生昭博覽經史爲博士昭生但受易王同武帝時爲

太子門大夫但生卿授經后蒼疏廣世傳后氏禮
疏氏春秋皆本於卿卿生喜從田王孫受易故有
孟氏易傳於世宣帝時舉孝廉拜爲郎遷曲臺署
長喜生鎡鎡生興爲尚書興生嘗舉茂才拜徐令
遷合浦太守有去思桓帝時楊喬薦之竟不受嘗
生展展生馘靈帝時爲太常後爲太尉馘生敏博
學能文靈帝時三公俱辟並不屈敏生光無書不
覽昭烈定蜀拜議郎後主踐祚累遷大司農光生
康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郎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註漢書康生宗避吳主皓字改諱仁性至孝母老

病篤冬月思笋食宗泣竹笋生作羹食母病卽愈
寶鼎中爲司空宗生揖晉惠帝朝爲廬陵太守揖
生觀解天文爲殿中郎觀生嘉性沖默有遠量成
帝時舉秀才爲大將軍桓温叅軍温重之穆帝時
以脚疾不仕詔使扶入見之其優禮如此嘉生懷
玉從宋武帝定建業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後封
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懷玉生表仕齊爲
馬頭太守元魏孝文帝時據郡歸魏賜爵譙縣侯
後封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謚曰恭俵生斌爲右
丞斌生威閔帝除大鴻臚卿威生恂恂生儒儒生

景事隋煬帝爲鷹揚郎將景生善誼恭帝時爲河
內通守善誼生詵唐高宗朝擢進士第後拜同州
刺史致仕睿宗召之以老固辭有食料本草傳于
世詵生大融大融生浩然少好節義喜賑人患難
玄宗召問其詩浩然自誦所作詩至不才明主棄
上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朕因放還
浩然生雲卿肅宗朝爲校書郎雲卿生郊以詩鳴
於世年五十得進士第憲宗朝鄭餘慶鎮興元奏
爲參謀卒謚曰貞曜先生郊生常謙爲侍御史安
州防禦兵馬使常謙生遵慶遵慶生瑄元和末召

不仕瑄生方立僖宗朝爲昭義節度留守方立生
承誨事後晉少帝爲太府卿承誨生漢卿事後周
世宗爲左羽林大將軍漢卿生貫工詩貫生昶昶
生公齊公齊生寧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
州訪孟子後得寧後薦於朝授鄒縣主簿寧生堅
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堅生寬寬生欽欽生津
津生德義元進士授魚臺縣尹辭秩德義生允祖
允祖生惟恭惟恭生之訓莒州學正之訓生思諒
鄒縣主簿思諒生克仁克仁生希文 國朝景泰
二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希文生元元生公

肇事繼母孔以孝聞公肇致仕弟公縻襲自孟子
至公縻兗州府志稱五十七代三遷志稱五十八

代從三遷志
兗志等集

孔門傳道錄卷之六

孔門傳道錄卷之七

明後學海州張朝瑞 輯

明州余寅 校

列傳二先賢
十哲

先賢閔子 損

閔損字子騫家語鄭玄皆曰魯人

宿州志曰州北七
十里有閔子鄉

有騫山山麓俗呼沒綿賢皆以閔子騫生長于此得
名宿春秋時宋地宋人遷宿移入封內以為附庸即
此瑞按宿宋地閔子不稱宋人而稱魯人者嘗觀徐
學謨春秋億曰魯莊公十年二月公侵宋侮弱也三
月宋人遷宿魯偏之也意者宿之國既遷而其地遂
屬魯歟故後稱閔子為魯人也又一統志曰閔子山
東兗州府人
少孔子十五歲家語史記同蘇本家語
作五十歲蓋字之誤

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
 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
 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
 言而止母為感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
 父母昆弟之言山東志 兗志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
 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
 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
 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
 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中而不能決是以有
 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

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
 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人物考 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
 子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且
 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史記 人物
考。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及
 費宰而問政孔子告以六轡六官之說皆出附會
 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
 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六 本篇 家語曰閔子以德
 著名夫子稱其孝焉論語曰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

樂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見其躬至孝之

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亞於顏子

而與曾子竝稱也歟卒葬騫山之南在今直隸鳳陽

府宿州北七十里閔子墓據徐州志在蕭縣東南八

墓而兩志之據一統志一在歷城縣東五里宋李漢

陽守齊南立祠蘇轍撰碑蘇軾書一在范縣南四十

里未知孰是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封

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

三年改封費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蔡虛齋曰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為一編

清心正容一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

又曰曾子與魯中之敏也閔子騫無為之有為也

先賢冉子

耕

冉耕字伯牛魯人

家語史記同○堯志冉耕鄆人也春秋為魯西鄆邑成公四年城鄆

即此在今濟寧州鄆城縣

少孔子七歲

堯志

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

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

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

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孔子為司空

以冉耕為中都宰

堯志

嘗從阨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公孫丑謂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又謂三子具體而微云墓在今山東兗州府

東平州西一十五里自汶上縣西門外橋側遷於此

按一統志冉耕墓一在廣平府永年縣西北四十里一在河南府孟津縣西舊清河城未知孰是唐

玄宗時從祀孔廟追封鄆侯宋真宗加封東平公度宗改封鄆公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歸安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仕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邪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于鄆也豈冉子嘗授學于洛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

後之人因墓以廟邪子又嘗疑孔門諸從游者孔子亟稱之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于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詞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恂儒者也彼其所壑游谷處夷然託行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宋人贊曰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袞褒賢生則命蹇歿而道宣

先賢冉子 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家語少孔子二十九歲索隱以

德行著名嘗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

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

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

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

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

子盡心焉家語他日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孔子謂其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

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子貢曰

在貧如客在貧如為客時使其臣如借使其臣如所借之人不以

貴自居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二者皆有德有量之事是冉雍

之行也家語或病其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

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父不賢人或少

之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今

仲弓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為

冉堯一在東昌府冠縣北二十五里未知孰是唐玄

宗時從祀孔廟追封薛侯宋真宗加封下邳公度宗

改封薛公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

存存騂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先賢宰子

子

宰予字子我魯人

家語史記同○一統志山東兗州府人

長於言語嘗

晝寢問短喪妄對哀公孔子皆責之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其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

王肅曰言不足

五帝之德也

他日又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家語蓋屢警之

云嘗使宰予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

遠辱君之貶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
 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
 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
 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
 喻之喻者比與之詞切事則足以懼之懼者強直之詞。宰
 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智足以知
 聖人如此仕齊為臨菑大夫家語今曲阜縣西南三里
 有宰我墓唐玄宗時從祀孔廟追封齊侯宋真宗加
 封臨淄公度宗改封齊公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
 宰子按左氏無宰我與田恒作亂之文然有闕止亦字子我而田闚爭寵子我為田恒所殺故戰國

諸子以為宰我蓋字相涉之誤也索隱古史人物考有辯
 宋馮拯贊曰綽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與名揚
 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端木子

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

一統志河南衛輝府人或曰濟縣倪河驛為子貢故里

少孔子三十一歲

家語史記同

賜嘗從孔子求為已目子

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汝與回也

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子貢問曰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

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

莊公出公爭國弟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蓋子貢通達而辯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聞之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闕見室

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世之貴子貢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而屢黜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孔子自衛反魯子貢從之故其言見於魯之君臣爲多古史魯

傳通錄 卷七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后邾子失國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鄆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旣共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鄭之會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十五年魯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

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吾不早聞命十六年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惇惇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

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于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亦不能用左傳古史太史公謂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然此

亦子貢少時事耳至其晚年進德必不為此觀于孔子告以一貫之旨子貢嘗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則游夏之徒亦莫能及殆不特居言語之科而已也

通紀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家語所著有詩傳一卷授經圖其墓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唐玄宗時從祀孔廟追封黎侯宋真宗加封黎陽公度宗改封黎公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端木子按太史

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皆非也古史有辯

宋馮拯贊曰賜之壘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榮時禮肆類

先賢冉子

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善於政事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家語季康子每問冉求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左傳是年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

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

行其詳具家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

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

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

節也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也故不責之

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家語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

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

衛之賈人也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韓詩
冉求資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問聞斯行諸子曰
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
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其仕於季氏
之家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
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
於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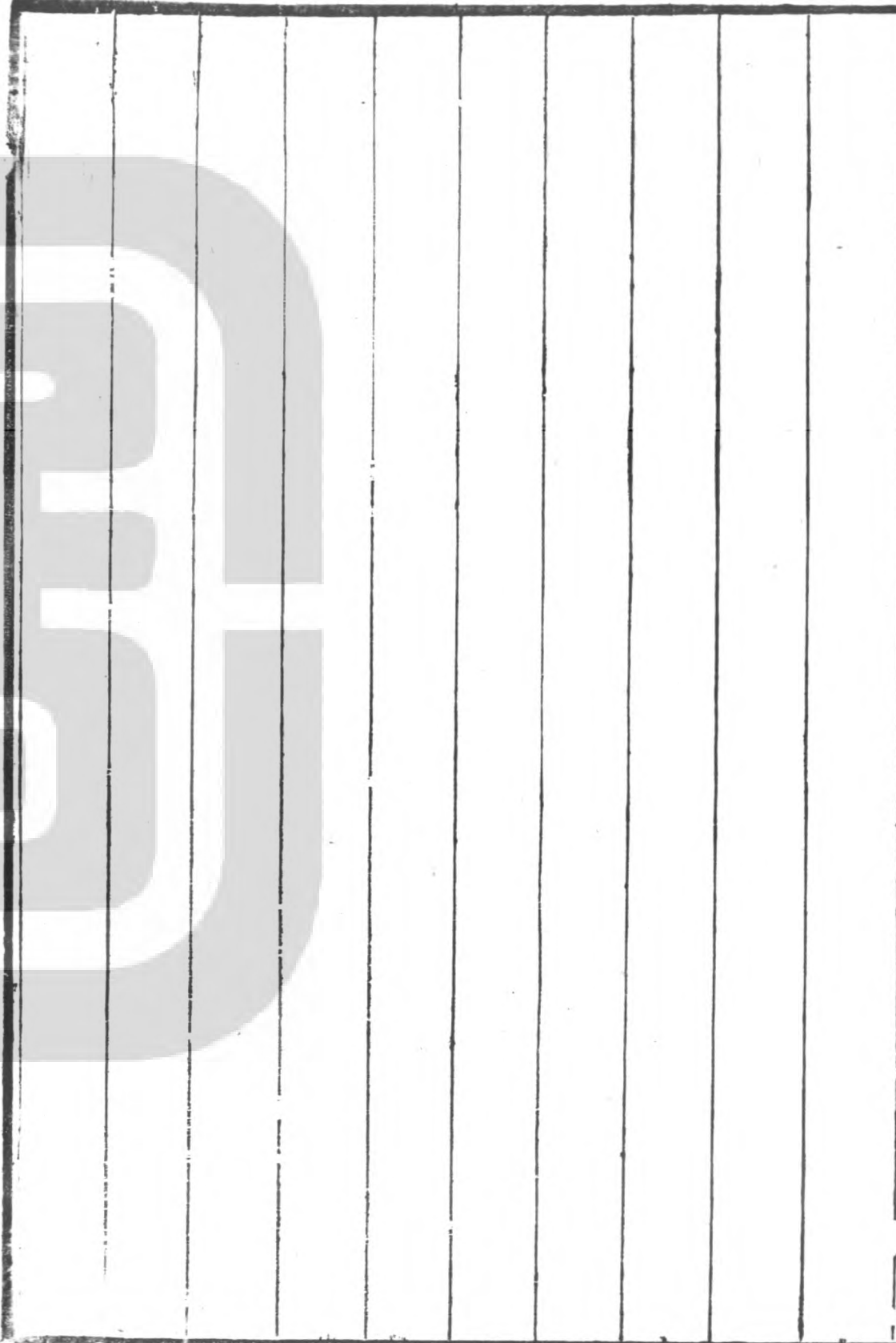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左傳季氏富

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冉有季
路以告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季子然問仲由冉
求可謂大臣歟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考是時旅泰山用田賦孔子皆望
求救正而求於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孔子本非逢

其惡而長之但其逡巡畏縮不能顯諫諫而不聽不能決去是以取責聖門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韓詩子貢曰恭老卹幼不亡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數省記也物猶事也是冉求之行也家語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求墓云滕志曰魯有三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惟冉求無所考或此其墓云唐玄宗時從祀孔廟追封徐侯宋真宗加封彭城公度宗改封徐公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先賢仲子 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兗州府志曰今泗水縣東五十

里卞卞城故址傳為卞莊子城魯卞邑也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

事著名家語初見孔子冠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

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史記孔子曰以子之

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

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

傳道錄 卷七 十九
曰敬受教說苑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君子之

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

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為

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

興也勃焉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

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

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

而能改其進矣乎程子曰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予是也子路將

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

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乃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

甲兵叔孫氏墮邱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歛陽獨不

肯墮成圍之弗克左傳子路為蒲宰見於孔子曰邑

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

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

奸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家語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
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季氏祭其廟逮
闇而祭莫而不成禮它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戶
室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

稱其知禮古史初從孔子阨于陳蔡後又隨之匡匡人
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
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
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
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為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
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子語
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
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
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檀弓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
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
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
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
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充志
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謂孔子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

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
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為孔悝家臣莊公
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
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
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
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人及門公孫敢門
焉曰無人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
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左傳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人於耳家語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檀弓。朱子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路無宿諾片言可以折獄其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子稱之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門人

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

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子貢曰不畏疆禦不侮矜矜與寡其言循性材任治

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

其質家語子路葬於蒲按一統志今大明府屬有子路墓三一在長垣縣北三里一在

清豐縣西南三十里一在開州北一十里蓋子路嘗為蒲宰後死孔悝之難蒲人葬之蒲卽今長垣縣也然三墓未知孰是唐玄宗時從祀孔廟追封衛侯宋真宗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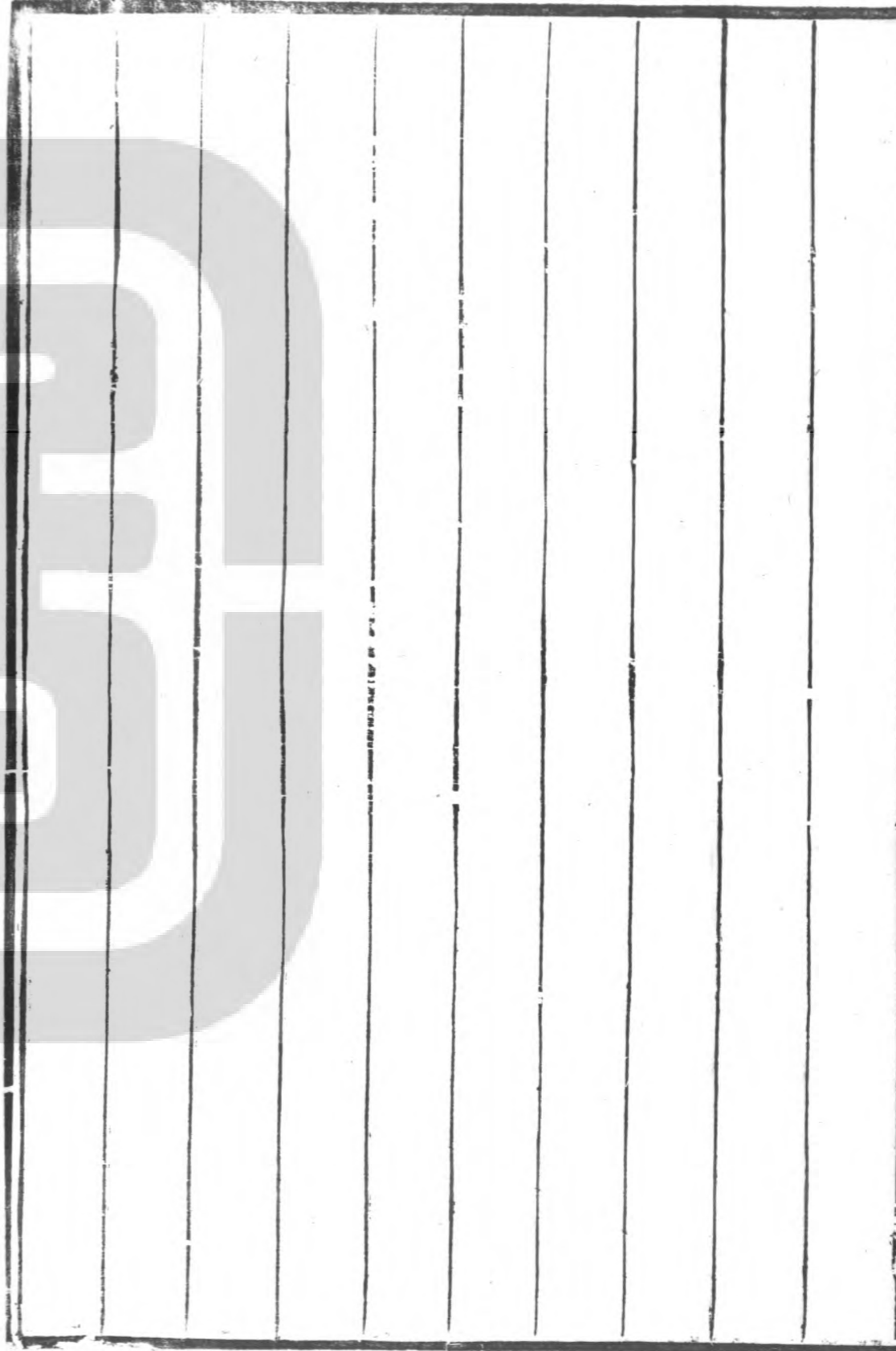
封河內公度宗改封衛公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

仲子

薛氏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

傳道錄 卷十
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諒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紛耶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嗤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宋高宗贊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之非委質

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先賢言子 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

按一統志今直隸蘇州府常熟縣西北有言偃舊宅子游巷言公井

六少孔子三十五歲

此王肅本家語也史記作少四十五歲自吳之魯

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

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

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

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

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

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游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

於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歎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王肅曰也如作耶

子游問喪之具夫子曰稱家之有

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塋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游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游爲習於禮也

檀弓人會物考

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殯於客位祖於庭塋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先是曾子襲裘而弔游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游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歛袒括髮游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墓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俱檀弓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

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

考人物子游仕爲武城宰

正義曰輿地志云南武城縣在泰山郡

孔子

問曰汝得人矣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曰昔也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游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稱思至今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家語人唐玄宗時物考從祀孔廟追封吳侯宋真宗加封丹陽公度宗改封吳公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言子

宋趙安仁贊曰魯堂登科覩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進上公素風逾盛

先賢卜子

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

鄭玄曰溫國人今河內溫縣屬少衛瑞按即今河南懷慶府溫縣

孔子四十四歲

家語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常誨

之孔子將行遇雨無蓋弟子欲假蓋於子夏氏孔子

曰商之爲人也甚恠

吝

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

違其短者故能久也乃止

家語古史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子貢問

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歎

曰過猶不及然商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於四科家

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

後門守門之人至賤者言柳下惠衣不弊惡與人無疑怪

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

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

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充志子夏

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

毋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

何謂五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

謂五至敢問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

喪此之謂三無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

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

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

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

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

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

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

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家語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子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韓詩人物考

子曰商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子子夏自言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其答哀公安國保民之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大公周公學乎虢叔仲

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
 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韓詩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
 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孔子
 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家語孔子曰
 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
 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是以君
 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家語子夏尤善於教人子游曰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沒子夏

教授於西河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

西河之民疑以為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

諸侯古史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

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

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於音相

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

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

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

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禮記子夏嘗反衛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

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云家語子

夏習於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叙子夏之遺說也

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隋經籍志曰子夏有周易傳二卷公羊

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古史又傳禮著在禮志

索隱○隋志曰禮喪服一篇子夏傳之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

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垆都未知孰是唐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玄宗二十七年追封

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

三年改封魏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

退而不及於道使其來者自進於學日引月長而

道自益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

道譬如農夫之殖草穀也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

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

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

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

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

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

傳述金 卷七
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宋高宗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先賢顓孫子

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

鄭玄曰陽城人何孟春曰陽城亦陳屬縣一統志曰河南

開封府人按疑為今陳州人

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

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至

聞聖教之後則能鞭辟近裏着已矣

家語古史

初在聖門

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

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

從在陳蔡間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

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可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

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既聞孔子之言遂退而記之

家語孔子

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

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劉向說苑蓋因

其文勝而默救之也其友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
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
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

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
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
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說苑
申子

子張旣除喪而見

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不至焉

檀弓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

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檀弓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

姓則仁也

家語

公孫丑謂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傳道錄 卷七
三六
一體云今直隸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掘坊村西有
子張墓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陳伯從祀孔廟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
改封穎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陳國公升十哲位
尋稱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宋張齊賢贊曰堂堂張也商德與隣尊賢容衆崇
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孔門傳道錄卷之七

